

洛夫自选集

雨想说的

洛夫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洛夫自选集

雨想说的

洛夫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想说的：洛夫自选集

洛夫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10

ISBN 7 - 5360 - 4833 - 5

I. 雨... II. 洛...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2177 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李 谓

技术编辑：赵 琪

图片摄影：苏 芸 岑宇峻

平面设计：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125 5 插页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360 - 4833 - 5/I · 3797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819

洛夫小传

洛夫，本名莫洛夫，1928年生于湖南衡阳，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曾任教于东吴大学外文系，现聘为中国华侨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漂木艺术家协会会长。

1954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历任总编辑数十年。作品被译为英、法、日、韩、荷兰、瑞典、南斯拉夫等文，并收入各大诗选，包括《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

洛夫著作甚丰。出版诗集《时间之伤》等三十一部，散文集《一朵午荷》等六部，评论集《诗人之镜》等五部，译著《雨果传》等八部。他的名作《石室之死亡》广受诗坛重视，三十多年来评论不断，英译本于1994年由美国旧金山道朗出版社出版。1983年他的长诗《血的再版》获中国时报文学推荐奖，同年，诗集《时间之伤》获中山文艺创作奖，1983年获吴三连文艺奖，1991年获台湾文艺奖。1999年，洛夫诗集《魔歌》被评选为台湾文学经典之一。2001年，三行长诗《漂木》出版，震惊华语诗坛。2003年获中国文艺协会颁赠终身成就荣誉奖。2004年获北京「新诗界国际诗歌奖」的北斗星奖。

研究洛夫作品之专著很多，已出版者有《诗魔的蜕变：洛夫诗作评论集》、《洛夫与中国现代诗》、《洛夫评传》、《一代诗魔洛夫》、《漂泊的奥义》、《悲剧主体价值的体验——洛夫〈漂木〉诠释》、《洛夫：诗·魔·禅》等。洛夫早年为一超现实主义诗人，表现手法近乎魔幻，故被诗坛誉为诗魔。他多年沉潜于书法之探索，不仅长于魏碑汉隶，尤精于行草，书风灵动萧散，境界高远。曾多次应邀在台北、台中、菲律宾、马来西亚、温哥华、纽约、济南、深圳、杭州、衡阳等地展出。现居于加拿大温哥华市。

此信你能否為憶念亦重要
重子的

你務必在離菊尚未凋零之前

趕快發怒，或女發笑

趕快從箱子裡找出我那件薄衫

趕快對鏡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嫵媚

然後以整生的愛

点亮一盞燈

不是火，隨時可能熄滅

因為風的缘故

雪落无声

乙酉仲夏书于温哥华

洛夫



洛夫书法

雪落无声

朝露



一滴
安靜地
懸在
枯葉上
不聞
哭聲的
淚

洛夫



洛夫詩法

《譬如朝露》

一夜秋風瘦得如
一句簫聲



洛夫詩法

一夜秋風瘦得如

一句簫聲

其實

買它只是為了丟掉

我真的買了一把傘

其實

我想說的

正是雨想說的

流過你窗戶的

淡的水迹想說的

浩夫



雨想說的



在頂好市場

購得一把雨傘

其實當時並未下雨

胸中只有冷火

了無濕意

洛夫詩法

《雨想說的》

雨

雪香十里

把這條河
踏成月色時
水聲更冷了
我便拾些枯葉繞着
且裸着身子
躍進火裡

為你釀造
雪香十里

洛夫

洛夫書法

《雪香十里》



願
世人的淚
釀成
一壺酒
醉成
一尾魚
游成
一川詩

洛夫



洛夫詩法
《愿》



紙鶴

洛夫



形而上的身姿
從一株
旋完了最後一團年輪的樹
開始

製成紙鸞之前也曾怒過
從此她便新娘般的馴服
且不得入座於刀子的驚張
而被迫進入一次意想不到的輪迴
一只紙鶴便如此成形
懸於意前等待凝成傷心的化石
在此，我日夜守候
一個秋的成熟與落聲的墜落
一個彩色的隱喻
一個瘦骨嶙峋的女子，却懷着
一窩待產的意象
竟然使我想起敗了味的
三月桃花飄落泥地之前的笑聲

她是神的
却又全身散發出團魔氣
她是傳說中
一匹不可解說的燕子
在高處，她常忘了自己的名字
却牢記住
被剪裁、被摧折、被碎成紙屑
而又重構為一只鳥的過程
風中傳來聲，哀鳴
隔著窗子我嗅到了
雨水中的血腥味
我把她的身世
和結局
寫成一首玄學派的詩
其中經過輕度發酵的寂寞
勢將使讀者兩眼發綠
她死去時
黃昏正跌：撞下椅棧來
今晚
我準備用一座子的
黑想她

沈 奇

现代诗的美学史（代序）



阅读洛夫，既是在阅读一部现代诗人的精神史，同时也是在阅读一部现代诗的美学史。

回首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山迴路转，潮起潮落，近百年的加入这创世般的滚滚诗潮中者，有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而尘埃落定，我们发现太多的仿写与复制，以及工具化庸俗化的背离，使新诗作为一门艺术的发展，始终失于自律与自足，难得有美学层面的成熟。我们有太多或浅尝而止、或执迷不悟的写诗的人，而缺少艺术与精神并重的诗人艺术家。诚然，一部诗的历史，是由大诗人和小诗人以及无数爱诗者共同造就的，但真正奠定这历史的基础并改变其发展样态的，是那些经由富于原创性的开启与拓殖，既拓展了精神空间又拓展了审美空间的杰出诗人——因为他们的存在，历史方有了稳得住的重心，而新的步程方有了可资参照的座标与方向——新千年伊始，重读洛夫，重读洛夫于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历史长河，朗然于心的，正是这一种遗憾中的欣慰！

然而，较之台湾其他几位杰出诗人，历史对洛夫的误读，可谓最多。一词“诗魔”的命名，一词“蜕变”的指认，以及所谓“超现实主义之怪胎”的谬责，“回归传统之浪子”的误赞，历史解读中的洛夫，似乎成了移步换形、重心不稳、风格不统一的“多面人”。其实真正的洛夫只有一个，起步于“禅”（早期的《窗下》、《烟之外》等诗），落步于“禅”（晚近的《雪落无声》一集），中间是“禅”与“魔”的交错印证。“魔”之于形，源于洛夫的艺术“野心”，旨在经由多向度的美学追索中，得西方诗质之神而扩

展东方诗美之器宇，取古典诗质之魂而丰润现代诗美之风韵，以求为新诗的“艺术探险”和诗学建设，带来更多有益于属于诗这种文体的因素和特质。“禅”之于心，源自洛夫的本然心性，旨在引古典情怀于现代意识之中，用“东方智慧，人文精神，高深的境界，以及中华民族特有的情趣”（洛夫：《诗的传承与创新——〈洛夫精品〉代序》），来更深刻地印证现代人，尤其是经受精神和肉体双重放逐的台湾前行代诗人族群的历史之思、时间之伤与文化之乡愁，以加深现代诗的精神内涵——如此两面一体，那个视诗为“全生命的激荡，全人生的观照，知性与感性的统摄”（洛夫：《现代诗人的自觉》）的洛夫何曾多变？而今日再读其《石室之死亡》，所谓“西化”、“晦涩”的指斥，又有几处站得住脚？“我作品的血纯然是中国的”，虽追慕“诗人是语言的魔术师”之审美风范，但“血的方程式”从来“未变”（洛夫语）；“持螯而啖的我/未必就是爱秋成癖的我”，而“爱秋成癖的我”，也未必就不是那个“持螯而啖的我”（《吃蟹》）；“上帝用泥土捏成一个我/我却想以自己作模型塑造一个上帝”（《归属》），且“暗自/在胸中煮一锅很前卫的庄子”（《隔海的啸声》）。这样的洛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禅”、“魔”互证的洛夫，其实是始终如一的，并在持久而不断超越的美学追索与精神开掘中，锤打出自己的道路，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现代诗的历史。

2

人类的精神是由情感的争战和对意义的冥思所构成的。表现在洛夫的诗歌世界中，这种构成则由“雪白”与“血



“红”两个核心意象，亦即“白”与“红”两种主题色调的对立、摆动与统一所体现。“白”（雪、烟、雨、月、雾、风、灰烬、泡沫、蝉蜕等）代表着出世之伤/时间之伤；“红”（血、火、灯、酒、虹、太阳、石榴、罂粟等）代表着入世之痛/生命之痛；“白”即“禅”，即“对意义的冥思”，“红”即“魔”，即“情感的争战”——这是洛夫诗歌的两个母题，也是解读洛夫诗歌精神的两把钥匙。

大陆诗人、诗学家任洪渊在他题为《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悲剧》一文中，曾将洛夫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石室之死亡》的“黑色时期”，即“原始混沌”时期；二是《魔歌》的“红色时期”，即“有色、有形、有我、有物的‘血色’的生命”时期，三是《时间之伤》开始的“白色时期”，即“无色、无形、无我、无物的终极的空无”时期。这种分期，其实已包含了“红”与“白”两个系列母题，只是单独将《石室之死亡》看作另一系列。实则“黑”仍是“红”的变奏，或叫作“红”的极致，死去的“红”就是“黑”，而且现在看来，这段特殊的“黑”，也并不“混沌”。《石室之死亡》是洛夫“红色系列”母题的一次有意味的分延，且带有明确的精神指向与美学目的。此前的洛夫，其实已写了不少近庄近禅的“白色诗作”，如《窗下》、《烟之外》等，与晚年的《雪落无声》形成回应。然而身处《石室之死亡》时代的诗人，一方面因生存的危机感（冷战的低气压、与家园永绝的痛失感等等）所生成的“勃郁之气”，已无法再作“白色”的消解：“天啦！我还以为我的灵魂是一只小小水柜/里面却躺着一把渴死的杓子”（《石室之死亡》之五十九）；一方面，视“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的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石室之死亡·序》）的诗人，也正欲以一次具有穿透力的“艺术探险”，来作一次火山爆发式

的生命/生存“突围”——这是一场“遭遇战”，在“横的移植”之狂飙突进的时代语境中，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迎面相撞，只是不期而遇的偶合，且绝非摹写，而是具有“原质根性”（叶维廉语）的对接：“宛如树根之不依靠谁的旨意/而奋力托起满山的深沉”（《石室之死亡》之三），而“由某些欠缺构成/我不再是最初，而是碎裂的海”（《石室之死亡》之一六）——这真是一次山呼海啸般的“报复”与“突围”，是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中，对“放逐”与“死亡”主题的最为壮观和经典的诗性诠释：化“禅”为“魔”的诗人之思，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的穿透力，狠狠地进入精神实体最昏暗的深处，最敏感的浑浊带，在上意识与下意识的诗性交锋中，突破语言的理障，超越语言的逻辑局限，以密集而摄人的意象，绘制出那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特殊时代之紊乱的“心电图”，像地狱一样深刻，又处处渗透着一种救赎的情怀。

在洛夫入世之痛/生命之痛的“红色”精神向度中，《石室之死亡》可谓是“在最红的时刻”的一次“炸裂”与“洒落”（《死亡的修辞学》），一次将历史的巨大伤口猛力撕开，暴露其全部残酷与迷惘，以求浴火再生的史诗性呐喊与命名，虽杂乱而不失丰富，虽生涩而不失深刻。若无这一部颇多争议的杰作，洛夫的“红色系列”较之其“白色系列”，恐怕就要逊色许多。而“只要周身感到痛/就足以证明我们已在时间里成熟/根须把泥土睡暖了/风吹过/豆荚开始一一爆裂”（《时间之伤·之五》）。说到底，“那个汉子是属于雪的”，浴火再生后的那份澡雪精神，已是“如此明净”（《石室之死亡》之六十三）。

时代在生命之痛的呐喊声中“炸裂”，更在时间之伤的叹息声中寂灭。比起死亡，那“简单地活着/被设计地活着”